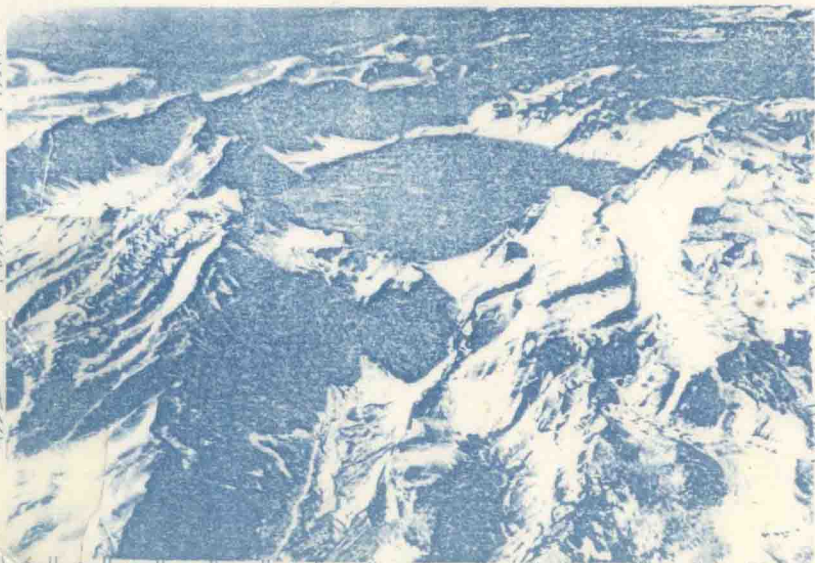


清代民国吉林档案史料选编

涉外经济贸易



三、俄国

(一)商业贸易

吉林将军衙门为会勘和约后 中俄边界贸易情形的札文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

将军衙门 为飞行札飭事。 承办处案呈，案据宁古塔总理交界边卡台务委协领倭和报称：职等带兵查探北路交界，前于五月二十二日奉钦差^{部堂}_{将军}会勘和约后，来往商民陆续兑换买卖，迄今月余，并未接奉札文，职等不敢拦阻，惟恐日后兑换不均，两国争论不和。职等不敢隐匿，是以据实周围梭查各情形，查明呈报将军衙门鉴阅核夺施行，等因前来。查俄国界址现虽分清，而通商一事尚未议及，兹来往商民陆续货换，虽按和约不得拦阻，而亦不得任其越界深入内地，今后如有华商愿与该国交易，只准在界牌处开换，不准互相争论。除照录原约条款札复委协领倭和详细和约事理照办，并将陆续出卡华商若干、均系何处人氏，兑换何物及有无越界之处，据实查明呈报，以凭核[办]外，相应呈请札飭琿春协领，严飭各属城乡旗民，凡有与俄国货换者，务须报明给票，不准私行交通。并严飭各卡官弁认真盘查，勿稍疏懈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琿春协领遵此

吉林将军衙门为与俄国通商领票的札文

同治元年四月初七日

将军衙门 为飞行札复事。 承办处案呈，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据琿春协领台斐英阿呈报，前据札开：查俄国界址现虽分清，而通商一事尚未议及，兹来往商民陆续货换，虽按和约不得拦阻，而亦不得任其越界深入内地。今后如有华商愿与该国交易，只准在界牌处开换，不得互相争论，并将陆续出卡华商若干，均系何处人氏，兑换何物，及有无越界之处，据实察明呈报以凭核办外，相应札飭琿春协领，严禁各属城乡旗民人等，凡有与俄国货换者，务须报明给票，不准私行[交]通，并严飭各卡官弁认真盘查，勿稍疏懈。等因。

蒙此，查本处与俄夷占据之摩阔崴相距咫尺，是以严飭珠伦、佛多石、岩杵河、棘心河各卡官弁，不时盘察。不意本处流民不领票照，私往摩阔崴交易，尤有偷窃牛条潜往货换，现经民人尹发、额噜特人常奇尔伦窃牛条已经被获，其未拿获者尚复不少。又经潘姓民人控告民人李贵并邢姓二人负欠不偿，将伊打伤，逃避摩阔崴潜藏等情。当经本处将李贵追获审断之间，本年二月初十日经该夷等数人乘坐马爬犁来至佛多石，将该处卡官强行邀去理论，当即出派领催蓝翎奇布松武星夜带兵前往该处会见。夷酋指画问说：“现今既为和好，所有民人与俄国前来通商，因何拿回，不容买卖。至于珠伦、佛多石、罕奇绰阔、哈达等处，俱为俄国所有，现经满洲老爷各处坐守，是何情理。”奇布松武笑答说：“现今拿回之民，被控之人，又因他们不领执照，不得不行察办，非断绝买卖。至于守卡满洲官乃系接递汝国文报而设，并无窒碍。”该夷酋又指画：你们俱各同去，今四五月间俄国大船到此，再行拥众进街买卖等语。奇布松武等一同依力绷额同銜具报。

吉林将军衙门为俄人进街 购买货物按新章办理的札文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将军衙门 为飞行札飭事。 承办处案呈，案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兹据咨称：珲春地方突有俄官通事人等乘马持械，驰抵界卡称，欲进街见官购买牛马，并称欲由珲春陆路赴塔进省买办牲畜。当经该处协领告以道路崎岖，殊不易行，晓谕至再，俄人始回。窥其形状，并非购买零物，总欲赴塔进省，窥探边地情形。应否仿照黑龙江来咨内开，俄官欲借驿马进省，亲递公文之事，与之辩别拦阻。等因前来。查本年三月间，经本衙门咨行贵将军，珲春地方上年既与俄国划清界址，自应照约而行，未便作其越界。况现经本衙门将俄国陆路通商章程议定刊刻通行各处，尤应照章办理。嗣后俄人在珲春地方，如欲购买日用零星物件，准其进街购买。如贩运米粮、牲畜成千累万，希图获利，即应按照新定章程，据理拦阻，以符定约而杜弊端，并粘连俄国陆路通商章程知照在案。此次俄人欲进街购买牛马，自当按照新章与之辩论。如购买日用零星物件，准其进街。倘贩运米粮、牲畜成千累万，希图获利，即当据理拦阻。至进省一节，尤（未）〔为〕条约所未载，自应援据条约阻止。至来咨内称，仿照黑龙江拦阻俄官借驿马进省亲递公文一节，查与此事情形不同，不必拘泥，应由贵将军随时设法阻止，以符条约。相应咨复贵将军查照妥办可也。等因前来。相应呈请飞札珲春协领遵照。嗣后俄人进街购买牛马，自当按照新章与之辩论，如再有赴塔进省之请，应由该协领按照条约善导羁縻，据理拦阻，不可激烈肇衅可也。须至札者。

吉林将军衙门为北京条约后 中俄边界通商情形的札文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 为飞行札复事。承办处案呈，案据琿春协领台斐英阿呈报，九月初三日申时，有流民苏梦景带领俄人六七名，俱各骑马，各持小洋枪，引越卡伦，进街游荡。查俄人等并无携有货物，亦无购买零星货物之件，随即以理拦阻，无如言语不通，而苏梦景亦混行支吾，殊难剖辩。测其俄人指画之语，有[找]房屋居住之意，并称两国既是和好通商，理宜任从进街游荡。并言现凭定有陆路条约，如若拦阻，不容我等行走，即给回投照会等语。据此，缮给照会，言尔国多人并无执照，亦不(缺文)私行越界骑马，直入街市(缺文)游荡，并要设立下处居住，实系于理不合。本处均未奉有明文，倘有是(缺文)两国和好之义。再本处系属极边之地，并无大商买卖，即有零星物件，自应来一二名人报明。我卡官如悉有无此货，再行进街，为是等情字样，并以理开导，一面出派领催委官常安等，带兵尾送出界。惟本处西与朝鲜搭界，仅止一江之隔，复经流民苏梦景勾结俄人，屡次绕越卡伦，昂[然入卡伦骑]马游荡，仍以买卖为由，窥探地势，如若拦阻，又因话语不通，如此任意来往，互相交杂，难免是非□□□□等情，合并飞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等情。据此，查前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定陆路通商新章内载，嗣后俄人在琿春地方如欲购买零星物件，准其进街购买，如贩运米粮牲畜，成千累万，希图获利，即应按照新定章程据理拦阻，以符定约，而杜弊混等因，当经行照办在案。兹准前因，除呈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相应抄粘陆路条款，呈请札飭琿春协领遵照成章办理可也。须至札者。

吉林将军衙门为严禁将耕牛卖予俄人的札文

光绪二年五月初四日

将军衙门 为札飭事。 承办处案呈，本年四月十二日据额穆和索罗佐领庆魁呈报，窃查厄木和罗系属四通八达之路，近日由西赶来牛条络绎不绝，或三十、五十数条不等，甚至有百十余条一群者，日胜一日，东行滔滔不断，盘其诘往，均称赶赴海参崴卖给俄夷宰食等语。职查近年以来，瘟疫频生，本不敷农使之用，百般生活，莫不以牛为先，其癯老病瞎，中国尚且禁止宰杀，何况均系口轻堪作使用之牛卖给外夷充饥。若不严行禁阻，将来农无所使，恐于省属大有碍。职系管旗之责，不敢擅自禁阻，又不敢扶同隐匿，理合据情呈报将军衙门鉴核，可否严禁之处，望祈指示遵行。等因前来。查该佐领所请严禁贩运牛条货换外夷，所见甚属深远，自应准照所请。第贩运者，未必尽赴界外，倘有贩与中国农民耕作者，似难概行杜绝。惟据所请，亟应分别禁止。兹拟嗣后遇有牛群由该处经过，务须询其确据，如系驱赴海参崴等处贩运与夷人者，务即晓以大义，告其耕作之牛，不可使就死地。倘敢强顽，即行拘拿，依故违例从重惩办等语，儆其贪玩，禁止前往。若所驱者，实系贩与华民耕作，自应准其前往，不得藉资勒索，致累商贩之处。相应呈请札飭琿春协领一体遵照可也。须至札者。

右札琿春协领遵此。

吉林将军衙门为俄要求 在塔通商应据约力阻的札文

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九日

将军衙门 为飞行札复事。 承办处案呈，案查前据宁古塔咨报，俄国廓米萨尔在宁古塔地方商办货换缘由，当今该副都统照约

理阻，并抄录俄官递到照会，于九月二十四日呈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兹于十月十三日据署琿春协领瑚图哩禀报，以俄官廓米萨尔由塔旋回，于九月二十六日未刻抵至琿春，与该协领面晤。今通事告以此次赴塔面晤副都统商议通商之事，各报各将军定夺。又此后如地面不靖，我亦带兵越界剿贼，将此情已报我们将军固毕那托尔。经该协领以各情各界向其开导，该俄官有不允之意，告辞而去，于次日晨刻起程，旋往该管岩杵河去讫。等情禀报前来。查条约内并无载有准在宁古塔地方通商字样，兹该俄官声称，已转该国将军定夺，自应另行照会查约办理。至俄国官兵越界剿贼一节，亦未载有条约，尤应正词理阻。除一面照会东海滨省固毕那托尔，仍查照条约，其宁古塔非系通商之区，无可货换，转知廓米萨尔毋再前往。此后地面如有不靖时，各于本境内巡缉，勿庸越界剿办，可免远劳兵力，并一面札饬琿春协领，严饬练队谨慎巡防，勿启边衅，并将附入封筒之照会一纸，转递东海滨省固毕那托尔接收查阅。速速。特札。

右札琿春协领遵此。

宁古塔副都统为照新章 拦阻俄人购买米粮牲畜的札文

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

副都统衙门 为飞行札饬事。 承办[处]案呈，于五月初四日准将军衙门咨开，除原文有省繁免叙外，查前准咨报，俄官前赴塔城购买牲畜等情，当经本衙门检查同治元年三月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令之案，详细咨复。嗣后，俄人在琿春地方[购买]米粮、牲畜，应照新定陆路通商章程据理拦阻。至日用零星物件，准进街购[买]。米粮、牲畜成千累万，希图[谋]利，亦即按照新定章程拦问，情属总理衙门于本国所示之语，并非于俄官议定条约，间经本衙门详行，即塔城援照陆路通商章程，误将总理衙门来文(之)[所]示之

语叙作条约，错行照会，致启俄借口查问，殊属不合，相应照抄总署来文二件，呈请咨复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查照，务须详叙陆路通商章程，叙文并非另有新章安为照复，勿再事草，俾致借口。仍将如何照复，并无商人携带牲畜，前赴俄界售卖各情，一并查明咨报备[查]可也。等因前来。遵查前经照会俄官廓米萨尔文内，并未声叙陆路通商章程，误将总署来文指示之语错行照会一节，奈缘本衙门左司承办处所有案卷，均于同治十三年，枝匪闯城，尽行焚烧无存，以后虽经派员赴省抄录，不过先其所急抄写，二年来往二件，并未一次誊抄，以此遇事无案检查。且兼本衙门近年诸般冗繁捕务增加，虽后有颁致各国条约，一时未加详细，漏叙陆路通商章程，仅将咨示总理衙门指示之语，误为新定条约，随即声叙照复各情，诚如咨示乃系本衙门一时疏忽之过，曷敢诿卸。再查近年均因盗匪阻路，所有前赴俄界运贩牲畜商贾，俱各畏惧，裹足不前。此外，有由黑石假道琿春往运者，本衙门无由可知，理合声明外，兹准咨示，遵即复行声叙。前照以为陆路通商(下缺)

吉林将军衙门为嗣后有贩卖牛商 经过各路关隘务须认真查验的札文

光绪十八年闰六月

为札飭事。照得吉林地方所产耕牛，近来竟有奸商私行贩运出境，售于俄人以图重利，所有经过各城、各路官隘并不询其来历，亦不查其税票，以致任意贩运，殊属不成事体，嗣后务须禁止贩运出境。如牛商于所属地方贩卖耕种者，宜当认真查验。有票准其过往，无票立即拿获，解送附近衙门讯办，以杜偷越而重税课。除分行咨札外，合亟札飭，札到该道，即便转飭所属地方一体遵照查验。毋违。特札。

札吉林分巡道遵此

吉林将军为宁琿等地 贩运牛只赴俄不准拦阻的晓谕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为晓谕事。照得牛乃中国滋生之畜，为俄国必需之物，贩卖出境本可获利。前经传谕东路各营站，遇有牛只赴宁古塔、琿春一带者，不准拦阻，原以敦两国之和好，通商贩之有无也。乃各营局站阳奉阴违，任意需索留难，殊堪痛恨。除札飭查究外，合行晓谕。为此示仰商贩人等，自示之后，贩牛赴俄照章纳税之外，倘各营局站仍需索刁难者，准其来辕呈告，立予究惩，各宜遵照。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俄轮 通行松花江购办谷畜事的咨文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为咨复事。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接准文称，本年闰五月间，俄国阿穆尔省总督拨来轮船，俄官兵商等抵伯都讷城购买谷畜，随即开往回国。并据俄国总督函称，前经允准该国轮船由松花江购买粮畜及各物件。查该国来吉江两省采买米麦牲畜，曾准贵衙门电知，节经飭遵。兹该督于粮畜之外又及各物，核与前电不符，应否准其采买，抄粘来往函底暨俄员货单，呈请核复等情。并准电同前因。查俄使前请拨船往松花江各处，声明置办谷畜，自系暂予通融，原有一定限制，并非概准通商贸易，且俄使来文亦无通商之请，应由贵将军分晰答复。总之此事与松花江通商截然两事，未可牵混。然既准轮船经行，则水手人等购买零星食用各物势难一律禁阻，并希贵将军随时斟酌情形相机办理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署吉林将军

三姓副都统衙门来往俄船带货数目册报

光绪二十四年

三姓副都统衙门承办处为将每年来往俄船、商只带货数目列后。

计开：

一、光绪廿一年闰五月初四日，有俄商博各达讷夫、华商狄丰太等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上驶去讷。于是月廿九日该俄商大船折回抵姓，其船后练带木船四只，上载有大牛九十条、马八匹、骡子五头、小麦三百九十六石六斗、糜子米十六石、白面三千零四十五斤、羊毛四千二百六十斤、羊绒五百五十九斤、线麻一千九百五十斤、毛毡一百条、片烟六千四百十二斤，下往去讷。

一、六月廿九日有华商纪凤台、柜伙马英乘俄国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又于七月初一日有俄官廓米萨尔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嗣于是月三十日此二火船折回抵姓，船后练木船三只，船上载有小麦四万四千斤、大麦二万六千斤、白面三千三百廿斤、尖牛七十三条、马七匹、豆油三千九百三十斤，下往去讷。

一、光绪廿二年九月初五日，有伯力华商纪凤台、柜伙孟宪隆乘火船一只，又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于是月十三日该火船折回抵姓，查其船后练带木船三只，船上载有大麦二万斤、小麦十万零五十斤、元米二万二千斤、糜子米三万斤、豆饼二千六百块，下往去讷。

一、光绪廿三年正月十三日，俄人鸡毛非业福由上江陆路赶回杂色牛七十三条、缮[驢]马一匹，下往去讷。

一、三月初一日有俄人一万诺夫等坐马靶犁抵姓，称往上江办买牲畜粮食。去后该俄人由上江赶回所买杂色牛一百零七条，下往去讷。

一、是月十二日有俄人沙文叩夫等三名前往上江购买牲畜，去

后该俄人等由上江买得杂色牛四十九条，并买木船一只运回抵姓，下往去讫。

一、四月廿一、廿二等日，有俄商波柯大诺夫、一赛耶夫各称轮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买得牲畜粮食运回，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三日有俄国商人波柯大诺夫领火船一只，号昔拉车，带木船一只，又俄商一赛耶夫领火轮一只，号特路，引带木船一只，均称前往松花江、卜魁江等处来往贸易，当遵前奉省咨令，折回去讫。

一、是月廿四日有俄商一赛耶夫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前往上江各处来往贸易，嗣由上江载运牲畜粮食，折回下往去讫。

一、五月十二日有俄商波罗为奴领纪凤台所雇之火船一只，号益马，练带木船一只，前往松花江、卜魁江等处来往贸易，因其有碍商务，随将该俄轮驳回去讫。

一、是月十三日有俄国黑河人波罗为奴领纪凤台所雇火船一只，号益马，带木船一只抵姓。云往松花江、卜魁江等处来往贸易，惟其与约章不符，将该俄轮驳回去讫。

一、是月廿五日有俄国人苏喜和纪凤台乘火船一只，号梭波利，练带木船二只，前往松花江、卜魁江等处来回贸易，嗣由上江折回，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六日有俄国人灭烈铁夫领轮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前往松花江、卜魁江装运前为本国买妥之粮，嗣由上江运回，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八日有俄国人灭烈铁夫乘火船一只，船后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后由上江折回，船上载回牲畜粮食，下往去讫。

一、六月初七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国轮船一只，号特路，引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下往去讫。

一、是月十五日有俄人灭烈铁夫乘火船一只，号西拉尺，船后练带木船一只，由上江折回。船上载回豆饼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七块，尖牛八十七条，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三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苏喜和乘火船一只，船后练带木船一只，船上载回何货未经查悉，于抵姓后，下往去讫。

一、七月十二日有俄国廓米萨尔、颇勒阔倭尼克、葛伦巴且倭斯克、(俄)[华]商纪凤台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二只，抵姓上驶，嗣由上江买得粮食折回，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二日有华商纪凤台为俄国所需军粮，在巴彦苏办买谷米，雇民船十只，载运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五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苏喜和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下往去讫。

一、八月初一日有俄国轮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由上江折回，船上载有糜子米一百五十石、小麦一百石、尖牛一百条，下往去讫。

一、是月十三日有俄国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二只，由上江折回，船上载有牛条、大麦，下往去讫。

一、是月廿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苏喜和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船上载有小麦五百石、豆饼一千块，下往去讫。

一、是月二十二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波罗为奴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船上载有大牛四十二条，糜子米五十石，下往去讫。

一、九月初二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国轮船一只，号西拉尺，练带木船一只，船上载有大牛四十八条、大麦八千铺，下往去讫。

一、是月初十日有俄国黑河商人一赛耶夫等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上驶去讫。黑河商人一赛耶夫因至讷界浅搁，雇用民船载运肥猪，折回下往去讫。

一、是月十三日有俄商苏喜和领俄国轮船一只，号梭波烈，带木船一只，由上江折回，船上载有小麦四千铺、白面一千铺，下往去讫。

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有俄商蛾乐宁乘火船一只，船后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驶，嗣由上江折回，不知其船上载有何货，下往去讫。

一、是月二十五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苏喜和乘火船一只，练

帶木船一只，下往去訖。

一、五月初十日有俄商萨瓦斐子金乘火船一只，在姓雇得民船二只，載运小麦二百九十二石，下往去訖。

一、是月十五日有俄商不亚诺夫乘火船一只，抵姓上駛，嗣由上江折回。不知其船上載有何貨，下往去訖。

一、六月初二日有俄商一赛耶夫雇用民船一只，載运大麦三百石，下往去訖。

一、六月十六日有由上江折回俄商老利霍力阔西钦乘火船一只，載运牛羊牲畜粮食，折回下往去訖。

一、是月十六日有俄商吉利霍力阔西钦乘火船一只抵姓，言称前往上江办买牲畜，嗣由上江折回，船上載有牛羊牲畜，下往去訖。

一、是月二十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斜立也夫、不开立国夫、伊万等三名，各乘火船一只，船后练带木船一只，船上載有小麦、牛条，下往去訖。

一、是月廿五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班乘克乘火船一只抵姓，言其船上載有小麦一万四千三百四十铺。又由上江折回之俄商倭西立也夫乘火船一只，练带木船一只，不知其船上載有何貨，下往去訖。

一、是用二十日有俄商博各代克、不牙立国夫、司库拉独夫等三名，各乘火船一只，船后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駛，嗣由上江折回，不知其船上載有何貨，下往去訖。

一、七月初七日有由上江折回之俄商一腮夫乘火船一只，不知其船上載有何貨，下往去訖。

一、是月十六日有俄商夫德洛、不牙立国夫等二名，各乘火船一支，练带木船一只，抵姓上駛，嗣由上江折回，不知其船上載有何貨，下往去訖。

以上俄商輪船来往帶貨數目并未收稅，相应叙明。

吉林将军为出示俄国粮饷处包买粮食告示的照复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为照复事。华九月二十一日准贵大臣第一千六百四十二号照会。等因。本^{将 军}_{副都统}当以原文词句华人不易通晓，已经酌照原示事理略加删改，于华九月二十六日出示晓谕矣。相应抄粘告示稿底，备文照复贵大臣，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复者。

计抄粘告示拟稿

右照复大俄国驻吉武廓米萨尔索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大俄国驻吉武廓米萨尔照称：俄现年十月十六，即华九月二十八日，旅顺口俄国粮饷处包买小麦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一十八甫子，粳米五万二千一百七十三甫子，大麦二十三万五千一百七十五甫子，华人有愿包卖者即按后开之章程办理。等因。本^{将 军}_{副都统}查中俄既敦和好，该粮饷处需用粮石，自应准由华人出卖，俾便商务而敦睦谊。除照复该廓米萨尔知照外，合行照缮规条出示晓谕。为此谕仰阖省商民人等一体遵照，自行酌办可也。切切。特示。

一、此项粮石，或愿包一宗，或全行包送，均应于华九月二十八日亲赴旅顺粮饷处，或函达该粮饷处办理，过期即作罢论。包妥后须自行设法运送。

一、大小二麦均须由东省购运，惟粳米一项可以由他处买送，仍须以一人出名办理包买并运送等事。

一、有愿包者，须于不礼拜日早九点钟至晚二点钟，将某项价值注明呈内，到该粮饷处投递，以便面议办法，定立合同。其道远不及亲往者，亦须注明价值缮写合同随函寄去，以凭办理。

一、包妥之后需款若干，按一九成核计，压钱交该粮饷处暂收，以免虚妄不实。

一、包卖之人应注明名姓及居住处所，并现在有何营干，俾免漫无稽查。

一、包妥之后何时赴运，何时送齐，均应将年月日期详注合同以内，其合同如何定立，须自拟章程，交由该粮饷处议会人员核准后，即行画押存证。

一、所定合同须亲笔画押或托他人代画亦可。

一、其亲往者不得再托旁人，其托人者亦不得再行亲往。

一、一九成压钱以现钱为准，不收华俄银行钱票。

吉林将军衙门为缉拿贩盐俄商的照会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为照复事。兹准贵大臣第三百九十六号照称，俄商库哩钦之盐系购于海拉尔蒙古人手，由火车道运到牡丹江站卖与华商万聚成等各情。本署将军查食盐不准贩运进口、出口之约，非但指俄盐不准买与华人，即华盐不准俄商贩卖亦包括在内。贵大臣如未深悉此意，试援前办美商维林斯顿在吴淞口贩运食盐至湖口县等处出售，英商衣伦马时多由温州装载盐斤至上海被获各成案，为贵大臣言之。

夫吴淞口、湖口县、温州、上海均系中国界内地名，而美商等在该处贩运食盐转卖，本系将华盐仍卖与华人，并非洋盐，亦未载运出口，乃当时均按贩运违禁货物之约办理，将该商船货一并入官充公，照章永远不准在该处贸易及通飭各口领事不准丝毫包庇。等因在案。今该俄商库哩钦在海拉尔所买蒙古人食盐，至牡丹江站出卖，纵谓华盐仍行卖与华人，实属违禁贩卖，与前办各案情形无异，亟应按照约章办理，以昭信守。詎意贵大臣非特不将该商库哩钦严行究办，且复曲为之词，未免有负公法。本署将军恪遵朝廷与各国

议定约章，断不稍徇庇护也。惟买卖各主均应昭例科罪。其卖与俄商食盐之蒙古人究系何名，来文未据叙及，还应向库哩钦询明见复，以凭一体查办，示以大公。除转行宁古塔副都统将华商万聚成等获案按约会办外，相应照复贵大臣，请烦查照，速飭驻塔廓米萨尔帮办，将俄商库哩钦拿获，会同该处副都统讯办，并将盐价追出充公，毋任徇祖是为切要。须至照复者。

右照复大俄国驻吉外部大臣琅

宁古塔副都统为

缉拿贩盐俄商、华商的咨文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钦命头品顶戴镇守宁古塔地方副都统军功花翎捷勇巴图鲁庆为咨报事。

交涉局案呈，于本年二月初十日准钦命吉林^{署将军达}咨开，交^{副都统成}涉总局案呈，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宪台发交，准驻省俄外部琅德赠照称，宁古塔华商万聚成前买俄商库哩钦食盐肆仟伍百布袋，共价壹万壹仟叁百俄卢布。原立合同载明，三限库哩钦将价全领，今万聚成竟逾限一月之久，请飭查究，并飭万聚成将俄商所罚之款送交驻塔廓米萨尔帮办署，飭库哩钦承领。如万聚成不交，即令原保东盛德呈交此项罚款。本大臣准罚万聚成卢布壹仟张，不照贰仟之数。等因到局。查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十五条内载，食盐不准贩运进口、出口，如违此例，即将所运违禁之物全罚入官。等语。且查历办成案，奥船装运外国盐斤进口，美商贩卖中国私盐，均经按约罚办，仍照章永远不准在该处贸易等情。咨准总理衙门通行在案。今该俄商库哩钦乃竟不遵前订约章，违禁贩卖，而华商万聚成亦敢违禁私买，均属胆玩，应请照复琅外部，并咨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转飭将华俄各商一并拿获，会同讯明严办。并将盐价追出

充公，以免刁商效尤。理合呈请分行。等情到本署将军副都统。据此，除照复外，相应备文咨行。为此合咨贵副都统请烦查照，即将该商万聚成执事人查获，照会驻塔俄廓米萨尔帮办，将俄商库哩钦送案会同讯办，咨复施行。等因咨示前来。当即照会驻塔俄武廓米萨尔非牛金遵照，速将私贩食盐俄商库哩钦查获送案，立待讯办去后。随将前买俄盐万聚成拘获到案。正在讯办间，已于二月十四日旋据驻塔武廓米萨尔非牛金赍到俄文照会折，视译汉内称，兹准俄外部大臣琅德赠示知，俄商库哩钦并未断令盐禁，俟再行斟讯，若该商果有违约之事，定必批交驻京俄钦差处究办。等情照会前来。惟查俄商库哩钦贩盐违约之事本有应得之错，乃俄官照称，现据俄外部大臣琅德赠示知，如库哩钦果有违约之事，定必批交驻京俄钦差处究办，该商一时不归案，必至结案无期。查万聚成在塔买得俄商所贩之盐，当时已经交纳税课，与违禁私买之条尚有区别。是否真有私买情形，不与库哩钦当面对质，是非碍难悬拟，或俟俄商到案之时再行讯办，或请飭吉林交涉总局照会俄官，取据俄商库哩钦切实情形，照复前来，即行持平拟办之处。除飭华商万聚成取具妥保听候讯办外，理合呈请备文咨报。为此咨报将军衙门查核可也。须至咨者。

右咨将军衙门

吉林将军衙门为华商万聚成 违禁私买俄盐从严惩办的咨文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九日

为咨复事。交涉总局案呈，遵奉宪台发交，准贵副都统咨称，获案华商万聚成违禁私买俄商库哩钦之盐已交纳税课，现飭取保候讯，以俟背约贩盐俄商库哩钦到案，再行持平拟办。等因。当奉宪批，此案华商万聚成违禁私买俄国盐斤，照章本有应得之咎，未便因其已经纳税竟予免究，致启奸商觊法渔利之渐第，应否缓俟俄商